



革命母親夏娘娘

黃 鋼

CA 441

革命母親夏姑娘

黃 鋼



工 人 出 版 社

1962年·北京

革命母亲夏娘娘

黄 鋼

李 琦繪图

*

工人出版社出版 (北京安門外六鋪炕)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經售

*

开本: 787×1092 1/32

字数: 63,000字 印张: 3 8/16 插頁: 2 印数: 1—17,000[紫]401,000

1957年6月北京第1版

1962年5月北京第10次印刷

*

統一书号: 10007·45

定 价: 0.50 元

內 容 提 要

本书是記述革命母亲夏娘娘生平革命活动的傳記故事。

夏娘娘从一九二二年起，就在中国共产党各級党組織的机关里担任掩护党的秘密机关的工作，曾先后被敌人捕去三次，受尽牢獄的折磨，但她始終发揚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坚持了对敌人的英勇斗争；在革命遭受着严重困难的年代，她关心同志胜于关心自己，爱护青年和儿童胜于爱护自己的子女。她对党的无限忠誠，对同志的无比爱护，将偉大的母爱提高到光輝的共产主义道德的高度。而她那种从不間歇地、以辛勤的忘我的劳动来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的自觉态度，也是值得我們学习的。

统一书号: 10007·45

定价: 0.40 元

目 录

孤独の木船.....	1
武昌城下的变化.....	6
最初的会面.....	12
运动的参予者.....	22
从这里开始了.....	29
勇敢的行动.....	34
在風暴之中.....	43
一根看不見的紅綫.....	53
貽危不誤.....	65
同志——亲人.....	69
机智的战斗.....	76
臨難不苟.....	81
不可動搖的意志.....	87
历史的定評.....	96
乐观的遺言.....	101
整理者的几句话.....	105

孤独的木船

現在誰還記得起來呢？从什么时候起，在很多革命同志当中，流傳着关于夏娘娘事迹的傳說？从什么时候起，人們都称她为夏娘娘，而不再記得她原来的姓名呢？

真的，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人們都把她喊作“娘娘”——好像她就是自己的母亲；只要你是革命的同志，她就会和你这样地貼近，把你当作自己的亲人……

……夏娘娘的历史，牵涉到很久以前的年代……

四十多年以前，一九一一年秋天的一个早晨，从湖北宜昌县到武汉三鎮的揚子江航綫上，朝着下游駛来了一条木船。清晨江面靜寂，只有那南飞的雁群，結成“人”字形的陣势，向大江南岸移去。江雾很早就已消去，大江两岸的景色，分外清晰，木船划破了平靜无波的水面，直向东行。昨夜晚停歇的江边小鎮已經是隱无踪迹，前面又展开了广闊无垠的水平綫，在这水平綫的极远处，露出了白帆点点。

在船尾上，船夫們笑談着昨夜晚在小鎮茶館里听到的一些趣聞；船头上默默地坐着一位全身穿着白色孝衣的妇女。这位妇女約四十来岁，她手里拿着一卷詩集，眼睛凝視

远方，像是有无穷忧虑；而在她的眉宇之間，却帶有一股坚毅的神色。在这只木船的船头，放着一具棺材，棺材內是这位妇女的丈夫的遗体。

这位穿戴着孝服的妇女就是夏娘娘。娘娘本姓黄。她是江苏常州人。父亲是清代文人。她从小在家随着父亲念书識字，十多岁就通曉詩文。当她二十岁的那一年，在江苏故乡，与浙江省海宁县的夏姓人家訂婚，未婚夫名夏祖洛；夏祖洛訂婚后不久就远走他乡，到长江上游四川与江陵一带出任低微的官职；因为男女双方家境清寒，这黄家的女儿直到三十岁时才离开家乡，被夏祖洛接到四川来完成婚礼。夏祖洛每个月的收入十分菲薄，婚后她必須用自己全部的精力去負担家中的一切劳动。她是一个賢良的妻子，十分挚爱自己的丈夫。这迟来的婚姻只帶给她一个独养女。当丈夫去世时，在那封建家庭中，因为她沒有儿子的緣故，不能继承死者的遗产，因此家族們在夏祖洛还没有咽下最后那口气的时候，就在后房里迫不及待地爭夺死者留下的仅有的細軟財物。这位孤寡无依的女人在死人床头听到了后房開箱倒柜和钥匙碰着鎖眼的叮当声，她这才懂得人世間还有那比死亡更加恐怖的黑暗。

……这以后，她就被迫离开了那个冷酷的旧式官員的家庭，雇了一只大木船，帶着女儿，載运着丈夫的灵柩与一部分粗用家具，从宜昌起程，准备轉道武昌，返回到丈夫的家乡——浙江去。

现在，这一位負气离家，扶棺还乡的妇女坐在船头，在

她的心中还充滿了对于不久前去世丈夫的追念；感情上的伤痛，还有在亡夫家庭中最近受到难堪的欺凌的阴影，一起噬咬着她的心灵。她想到她现在不幸的境遇，想到近三年来常常躺在病床上的丈夫，想到命运的变化竟使得她自己把丈夫的棺木运载回乡，这是她在十多年前，沿着这同一条水路順江而上时絕沒有想到的。想到这里，一种对未来生活惶惑无依的心情支配了她，在清晨江風的吹拂中，泪水順着她那蒼白的臉頰流了下来。

“娘娘！”这时船艙里傳来了一个小女孩的叫喚声。

听见了这一喊声，这个被自己女儿叫做娘娘的妇人，連忙拭干了挂在眼角边的泪水，掩上了手上的书本，繞过身旁的棺木，忙向艙內走去。

和往日一样，娘娘照料孩子起身，穿好衣服后，从一个放在手边的木盒內，拿出木梳，替女儿編好了发辮，在辮梢上結上了一个白色的戴孝的发結，然后她就带着孩子走出来。

娘娘带着女儿重新在船头坐下，船主告訴她，不一会船就要經過岳州，眼前水路已經銜接洞庭湖口。母女二人張望江面，果然江面寬了許多，江上的帆船来来往往，比这些天来所遇見的都要多；有些張帆的木船竟一直向着大江的南岸，拐向洞庭湖去。

这时候，娘娘不禁想起十多年前，远离江南故乡、坐船在此經過时的情形。那时，她虽是已近三十岁的妇女，而在內心里却还蘊藏着少女热烈的感情。那时她曾經想起婚前

长久地对于婚期的等待；也曾幻想过婚后完美而和諧的家庭生活；在內心里她甚至对他許下了忠实的誓願；在嘴边也不时地朗誦詩詞来申訴自己的思念，她記得自己曾經忧怨而又多情地念过：

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
終日思君不見君，共飲长江水；
此恨何时休，此恨何时已？
但願君心似我心，不負相思意。

現在呢，却沒料到陪伴她返回故乡去的，除了身旁这一个五岁的女儿之外，却只有一具沒有知觉的棺木。想到这一点，她倒宁願回复到当年那种久处在异地相思的婚前时期，那种久已逝去的婚前的痛苦思念，如今倒成为不可再得的幸福了……

“前面不远就是岳州！”船板上搖櫓的船夫在大声叫喊，“就过岳州！”这喊声把她从回忆中惊醒过来。

女儿听到喊声，連忙問：“娘娘，我們到了么？”

“沒有！”

“我們还要去哪里呀？娘娘！”

“回家。”娘娘簡短地回答。

“家在哪里呢？”孩子好奇地追問着。

“家呀！”母亲沉吟了一下，想起了“揚子江头几多愁”的詩句，就指着前面說，“你看吧，孩子，我們的家，就在这条大

江的那一头……”

孩子莫明其妙地望着母亲手指的方向。

一转眼岳州已过。从天边白色的浮云里，依稀传来了秋雁的哀鸣。大江上仍然是波涛滚滚，远远地可以看见这一只孤独的小船向东而去。

武昌城下的变化

母女两人經過了很多天的水路，终于在中秋节这天的黄昏到达了武昌。娘娘这次带着女儿从宜昌起程，原是准备先落脚武昌，再轉回浙江的。在武昌本想先投奔几个亲友，替夏祖洛开堂吊孝，以尽到夫妻的情意，然后再向亲友們募化一些旅費，把灵柩运回故乡。哪知道木船这天在武昌城外的碼頭停下，还没等到旅客上岸，就听说城門关了，进不了城。母女两人无法，只好与船家商量，在船上再过一宿。

晚上，一輪明月从大江东头升起，心事重重的母亲才想起今天是中秋节。船夫們也早就輪番上岸找酒家喝酒去了。娘娘等女儿睡后，一人独坐艙前，听着江浪嘩嘩地拍打着船舷，心情十分忧伤。

深夜时，她又听到从岸上回来的船夫在后艙窃窃私語，議論武昌城中近日发生的事：他們說城里这几天正在捕捉革命党人，風声很紧，因此，城門关得很早。听到这些，她心中更是焦急，心想城里現在出了这样的事情，一定是市面不安，人心很乱，别人家哪还有心情帮夏祖洛开堂吊孝呢？想到这里，她当然非常惆悵，因为这样一来，她会連回浙江老

家的路費都很难找到了。

第二天清早，她起岸进城去寻訪几处亲友，有的搬了家，有的不接見，果然很不順利。母女俩只好趁船家要在武昌买貨与办事的方便，在船上再住了三两天。幸而她在这些天打听到城内浙江会館可以收容流落在外的同乡人，于是她就請船家雇好脚夫，把夏祖洛的棺木和随船带来的一些粗硬家具，先搬到城外浙江会館的厝屋内安頓下来。然后自己就带着女儿雇了一部人力車进城到浙江会館去。这天，经过鬧市时，看見一群人圍着一个电綫杆站着，不知他們都仰着头在那里观望什么；等到娘娘的車子靠近时，她才看到电綫杆子上挂着三个血淋淋的人头，她想起了这些天夜晚船家們不断地談論到捕杀“革命党”的事，她不願女儿看到这恐怖景象，連忙用手掩住了女儿的眼睛……

她在会館里剛剛住下，推翻清政府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政治事变就发生了。就是这武昌城下发生的事变，影响了她这一个从普通的封建家庭出身的妇女的生活道路，开始了終身的轉折。

那天夜晚，她已經带着女儿睡下，忽然听見从城内某个角落傳来了辟辟啪啪的枪声，这时，她一点也不明白究竟，随着許多人跑出浙江会館的后門，登上了通后門的一个高高的土山上去眺望，城中紫阳桥东面的枪声愈来愈密，人們都紛紛議論：“八月十五都过了，鞭炮也不能放这么多呀！”又說：“哪里是什么鞭炮！看，制台衙門都起火了！”有人又指着另一方向喊道：“那儿，楚望台那边又放枪又着了火！”

她随着这些議論与指点，轉头看去，很清楚地望見城中的官府衙門在起火燃燒，有不少地方已經是烟雾騰騰了。

……后来她才完全明了（經過一些年月之后），这里所發生的就是当时的革命党人为了摧垮专制皇帝政治制度的革命：因为当地封建王朝官員們对于革命者加紧了屠杀与压迫，革命者把起义的时间提前了……

時事的变化，像揚子江头的浪潮一样，有时是以它的惊涛駭浪去拍打着古老的堤岸，冲击着人們平靜无嘩的生活。夏娘娘原想依靠武昌城中封建官員的帮助，为丈夫开堂吊孝和資助她們返回浙江家乡去的。在这样的变化之下，这些想法也都烟消云散了。她匆忙地埋葬了丈夫的遗体，因为会馆不能让她久住，她就租賃了两間小屋，依靠替人洗衣和做手工維持生活，撫养自己的女儿。

光阴一天天地过去，女儿渐渐长大了。在母亲洗衣盆与針綫籃旁教养长大的女儿，很早就学会了編織針綫手工，帮助母亲掙錢过日子。女儿每天用勾針編織絨綫的鞋面子，每織成一双鞋面，就換得三五个銅板；或者从那些卖針綫化妆品，搖着小鼓的洋貨商那里，接过来編織綫口袋的活計，在那上面挑花綉字，又能換回十五个銅板，女孩子把这些錢就用来補助家用，买米买菜。

就在这样艰难的时分，做母亲的也並沒有忘記对女儿的教育。她抽出余暇教女儿认字讀書。把自己辛酸經歷中的体会傳給女儿——那就是妇女必須依靠自己的劳动謀求自立，决不能依賴他人过活。她也常常吟誦一些古人詩詞

給女儿听。女儿很小就学会了用母亲那种无限感触的声調念着“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了。

也許是因为过早地分担了沉重的生活担子，也許是受母亲教育的影响，女儿从小就养成了沉默寡言好思索的习惯。

生活在女儿的小眼睛前展开了很多疑問。

每当黄昏时，她就习惯地帮着收檢和叠好母亲为别人洗滌的那些衣服。然后再拿着一張小凳子坐在大門口，靜靜地等着出外卖針綫活計的母亲回来。她知道得很清楚，她們每天的生活就是依賴母亲的辛勤劳动，以及卖出她們的那些手工制成品。在她那小小的年齡，她已經很习惯地从母亲臉上看出母亲这天外出是不是順利？她手織的活計是不是被商店退回来或者是全部卖出去了？

每当女儿坐在大門口，天色漸漸昏暗下来的时候，她就会看見一个駝背的老人艰辛地爬到一張小梯子上，默默地吧街灯点上。不論是風雨雪夜，从来沒有間断过他的工作。

女儿也会看到，在她的住屋对面，有些卖唱的姑娘为了学不会新曲子，时常挨着“寄父”的毒打。

生活促进了娘娘与女儿思索的能力。她們找不出这些答案：世界上为什么有許多人終年劳苦而不得温飽？为什么有的人却吃的像肥猪一样，可以随便压迫人呢？

所有这些疑問，在女儿的小小心灵里，当然也从来得不到解答。

随着年龄的长大与生活给人的磨折，这女孩子也就逐渐地具有了对自己身边事物的判断能力。当她在教会小学读书时，这学校的教师逼着她信教，她拒绝了，而且从学校逃了回来，向母亲坚决的表示：决不再进这个逼她信洋教的学校了。

这件事情，引起了娘娘对于自己女儿思绪变化的注意与惊异。

事情是这样：有一次，学校开圣诞节的晚会，老师因为她口齿清楚要她在这个会上讲故事。这个故事说：上帝是爱众人的，不论穷富，只要信仰上帝，就能得救，走进神之门。她答应了老师。

到了开会那天，她特地穿了一件母亲给她洗干净的蓝布衫去赴会。可是蓝布衫上有一个补钉，老师因为那天有几个做官的校董要出席，就一定要她回家换新衣服，她说没有，老师一定要她想法子去借。到这时候，这个平素安静的女孩子恼火了，她对老师这种指责提出了抗议。她拒绝了在会上讲故事，并且说：

“你不是说上帝也爱穷人么？为什么我不能穿破衣服讲故事呢？”

“这是因为……”老师被她问住了，支支吾吾，说不出一句话。

女孩子正面对着老师说：“现在我晓得了，穷人穿破衣服是见不得上帝的，你说的那些都是假的，我不信那些！”

她说完这些话回头就走，从此，她再也不肯上这学校了。对于女儿这次行动，娘娘问得很仔细，她不但没有向女

儿表示过对这件事有丝毫不同意的态度，而且还连连点头，用鼓励的眼色对女儿表示同情。

晚上，等女儿睡下之后，娘娘捻小了灯火，独自一人在灯前坐了很久。她翻阅着这天从街上新买回来的皇历，算了算她们母女落脚居住在武昌的日子，已经有五六年的时间。对于自己女儿过早的懂事的行为，娘娘固然是感到欣喜，但到底是誰的意志把世上的人们划分为穷人与富人的呢？这一点連娘娘自己也不知道答案。

寂靜的窗前傳来了附近教堂的陣陣钟声。这是向人們宣告着聖誕节的来临。娘娘合上了桌上的皇历——她既不信神仙命运的安排，也不信天主能拯救人間。同女儿一样，她心中存在的問題是：誰能够改变穷人們困难的处境，并且真正地爱护受苦的人們呢？

女儿从此不再去教会学校念书，她在家一面作活，一面靠母亲教授书上的課文。